

LONGQIDEXIBU

XINJIANGXINSHI

QIYOUXIUJISHI

WENXUEZUOPIN

隆起的西部

新疆新时期优秀纪实文学作品选

主编 罗文斌 矫健

二十一世纪的日历翻开了

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西部——

这是个最能唤起人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历史感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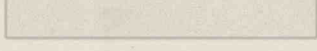
这里或许还不够繁华

但有大气象、大境界、大作为……

本书是新疆作家对隆起的西部的

最真实最切近的见证

新疆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

和宜明

副主任

罗文斌 薛立柱

编委

陈柏中 薛立柱 虞翔鸣

何树林 和宜明 罗文斌

韩子勇 赵光鸣 矫健



LONGQIDEXI
XINJIANGXINSHI
QIYOUXIUIJISHI
WENXUEZUOPIN

I25
(W) 33

XT0-0085737

隆起的西部

新疆新时期优秀纪实文学作品选

主编 罗文斌 矫健

捐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085737

新疆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蒙古人孟驰北·····	周 涛(1)
思念着一种氛围 ·····	孟驰北(蒙古族)(14)
阿里境界 ·····	李广智(18)
西部生命的变奏 ·····	吴连增(61)
在历史的连接点上 ·····	矫 健(89)
陇东人李金昌·····	虞翔鸣(103)
多情湘女满天山·····	李 桦(138)
在远古森林消失的地方·····	赵光鸣(173)
春天 土地 精神 ·····	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维吾尔族)
	王玉祥译(194)
草原夜莺 ·····	乌拉赞拜·叶古白(哈萨克族) 汤新民译(227)
和田叙事·····	黄 毅(263)

家园荒芜.....	刘亮程(292)
“翻译官”艾海提·马吉的故事	王有才(304)
雪线.....	丰收(341)
印在大戈壁上的足迹.....	肖 陈(354)
一生中的那一年.....	张功臣(368)
特种侦探.....	朱光华(381)
绿洲飘来恼人的乌云.....	刘景华(404)
黄金奏鸣曲	尚久骅 吴云龙(满族)(425)
解读博格达	谢刚振 张玉芳(446)
阿訇马安泰.....	朱又可(466)
毛勒达什记事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478)
蓝蓝的五月.....	王 伶(489)

蒙古人孟驰北

我想,我还是应当首先把孟驰北是个什么样的人告诉读者,以便于人们早一点儿做出判断,去决定这篇文章有没有必要继续读下去。

孟驰北是个作家,但还不甚知名,就是说知名度还没达到茅台的水平,而只是伊犁特曲;他是个记者,在新疆新闻界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威望,但直到去年离休,也只做到“组长”一级;他给自己认可的惟一桂冠是“我是个革命者”,但孟公投身革命已三十七年,却不是共产党员……

今年五十九岁的孟驰北不是一般的作家或记者,一般的作家或记者是以他们的文章被人们认识和称道的。而他,虽然以著书作文为业,但仅凭文章恐还不能认识其全貌,还不能充分展示出他的坎坷、英勇、高尚的人生和他那具有典型蒙古人奔放血液的独特个性。在文坛上,有的人是人不如文,文章集其美善而掩其俗恶;

有的人是文不如人，读其文不若与其一席谈，与其一席谈不若观其一生之所为。前一种人是为了写文章降临于世的，人不如文实可谅之；后一种人却是以其灵魂的光芒照耀、温暖别人的，文章只是他光芒的一部分。

前一种人是智者，古称“文曲星”，以超人之智著称于世，实属不易。后一种人是勇者，史书上谓之“异人”，成就这样的人物大概更难，乱世或可成为英豪，盛世或可成为史笔，亦或乱世盛世均不得出，毁于不为人解，埋于不为人用，璞玉砌石阶，明珠藏海底，天下之大，“异人”得以出而用者，十之不足一二。他们生来大概就是为了演完自己一生的悲剧的，即使做成不朽的业绩，也还是悲剧。

孟驰北去年离休的时候，有一个极为熟悉他的人为他做了一句结论，这个结论是那样冷峻苛刻，几乎达到惨无人道的程度，使任何一位离休干部听了都会感到不能容忍：“你是以彻底失败者的身份离开人生舞台的。”

真要命！这是哪个混蛋说的？

“我儿子。”他不无自豪地笑着说。

二

“人生舞台”这个词很有意思。那么是谁帮助这个“彻底失败者”来到这舞台上的呢？两个人。一个是蒙古族王公的后裔，他的父亲；一个是被他父亲用十二头骆驼换来的那个地主家养大的汉族孤女，他的母亲。他来到人世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极为有效地断绝了以嫁给“鞑子”为耻而屡寻短见的母亲自杀的念头。孟驰北一诞生，就救了一条人命，这本身就出手不凡。

这个反差极强的家庭也许早就预示了孟驰北一生的不稳定性 and 带有某种古典式的传奇色彩，也许在他的血液里就注入了自己终生和自己搏斗的种子，这大概就是命运。

孟驰北有蒙古人的脸形和体魄，他圆头圆脑，淡眉细目，坐势双手抚膝，身稳如钟；每次发言都慷慨挥臂，有号召力，其言如烈焰，足以发动一场部落之间的战争。他身上有那么一点儿蒙古王爷气，对此他毫无察觉，就像他的左眼从来也看不见右眼那样，这就是他那给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祖先叠印在他身上的影子。

孟驰北有远嫁塞外的汉族孤女式的善良和正直，这是他无法躲避的天性。他在扶助孤弱、慷慨助人方面的事迹已经成了当今人们难以理解的行为了，而他自己也似乎对他的善良有些痛恨，“善良是无用的别名！”可他还是善良。这种人类最伟大的品德无论多么不起眼，多么对自己没好处和不利于升官发财，却永远比残暴、阴险更有力，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更人性。就是这样的品德，支撑了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至今的全部历史！

孟驰北从小就在蒙汉两种文化的争夺中熏染，他每次回到额吉娜旗草原，都被打扮成一个摇摇晃晃的蒙古族小武士；可是只要返回母亲那儿，就会被彻底剥光，把他那套靴子、皮帽、坎肩统统扔进火里烧掉，然后变成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的小汉人，“眼睛一眨，鸡变鸭！”他从小老是这么变来变去，最后，父亲母亲，蒙族汉族，谁也没夺走他，他却从两方面得来了两种最宝贵的东西：勇敢和善良。

一个不勇敢的人，他的善良即懦弱；

一个不善良的人，他的勇敢即残忍。

孟驰北呀，你这一辈子不就是靠着这两种最基本的品质做人的么？世道沧桑，人生浮沉，娶妻生子，作文待友，你不就是在千变万化之中把这两种天性保持下来的一生么？

在充满了诱惑和恶邪的五十九年人生旅途上，他没有丢失出发时所带的两件极平凡的宝物，这其实就是一种传奇。

三

他的名字多。

这本身有点古味儿。古人有名，有字，还有号，挺有意思。这好比从同一个人的不同角度、不同身份去叫他，这种儒雅的古风，如果被现代人的眼光分析起来，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懂得了从好几种角度和层次去认识自身的价值了，而且很有审美趣味。

孟都巴亚，是他的蒙古名字。

孟都，是他的汉族名字。

孟驰北，是他的笔名。

这三个名字就像他的人生的三个阶段似的，每一个代表一个时期。

早年他被蒙古王爷保送到重庆的“边疆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是个虎头虎脑傻里傻气的蒙古少年。但不是一般的少年，这个学校里的也都不是一般的少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校。

在这里读书的，全都是当时中国边疆地区各族王公贵族、上层人物的子弟。国民党开设这样一个学校的目的，显然是用来拉拢、控制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他的思想培养少数民族上层的“接班人”。

但是在这样一个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里，当时却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刚刚发下来的一批《蒋委员长言论集》，被烧掉了。而且因为每天发的三两灯油被苛扣一事，这所学校里正酝酿起学潮来了。地下党的工作已经弄到了国民党的手心儿里来了。

孟都巴亚不是地下党，也不懂政治。但是有一天他被一个陌生人约到一个僻静的山下谈话，谈的不是革命道理，而是馒头问题。北方人爱吃馒头，不爱吃米饭，但是重庆极少有馒头吃。

那人问他：“下一顿再没有馒头吃，你敢闹吗？”

“敢。”

“那我递你一个眼色，你就把碗摔了。敢不敢？”

“当然敢！”他赌咒发誓，答应了。

等他在食堂里果真头一个把碗摔个粉碎之后，孟都巴亚惊呆了。他成了一个信号，食堂里所有的少爷公子们全都跟着他乒乒乓乓地摔起碗来了……

这下，他被开除了。十五岁的糊里糊涂的孟都巴亚从王公贵族接班人的行列被开除，却被那个跟他谈话的陌生人指点去向，沿长江独自背起铺盖卷儿走了好长好长的山路，到了一个新的学校里重新开始了生活，那里的师生像欢迎一个英雄那样欢迎了他。

从此，他一生转折，骤然离开了那原来早已设计好了的通向蒙古王爷的轨道，成了一个思想激进的左派。

正像他说的：“我一碗摔成了革命者。”

这一摔，究竟是得力于他的勇敢呢还是善良？没有他那蒙古人式的勇敢，没有那种“诺必诚”的侠肝义胆，他敢向学校当局、向特务横行的重庆当局寻衅惹事吗？但是没有他母亲那种贫苦孤女式的善良，他能从此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毅然地终身不悔地把共产主义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吗？

后来他就成了孟都。

孟都这人很有趣，在昆明当大学生，白天在西南联大听课，晚上几个穷学生就一齐去一个同学的当交际花的姐姐家，等着从找这位交际花的国民党空军军官手里弄钱。那些军官要摆阔，一掏就是几百块。他们呢，就毫不客气地用这些钱去出壁报，下馆子。

交际花说：“他们的钱来得不正，你们别客气，给多少要多少！”

但是交际花毕竟是交际花，她喝酒、吸烟，生活黑白颠倒，常常晚上睡不着觉，代价就是要这几个大学生轮流给她讲故事。孟都的故事最新鲜，全是蒙古草原的事。讲来讲去，故事没了。但交际花的空虚却仍然很多，还得要听，他就打着呵欠瞎编。反正她都

信。

孟都以后以孟驰北的笔名真的写起小说和报告文学来了，可惜他的小说没获奖而是报告文学获了奖。不然，要有问起“你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或请他写篇介绍成功秘诀的文章，那才有意思了，他的经验一定别开生面，不会与别人雷同：从给交际花编故事开始……

到了1949年，孟都已经是无锡军管会的总务科长了。怪就怪在这个“总务科长”，既不是蒙古少年，也不是昆明大学生了，而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了。“三反五反”运动中像鲁提辖怒打镇关西似地踢打过两个“老虎”的左派，屁股后面背个小手枪的很神气的人。

再后来，他有了孟驰北这个笔名。

五十年代他出了一本小说集《不沉的湖》，那时他还年轻，现在他自己也成了“孟老头”。那时他当了《雨花》杂志的编辑，参加了南京有名的“探索者”集团，这里面的成员全团覆灭地成了右派，他也不曾漏网。这个左派稀里糊涂地被划进了右派的行列，又给他来了个大转折，改变了屁股后面挂手枪的原总务科长孟都的正常轨道，开始了文人孟驰北的坎坷、思索的生涯。

正像他说的：“一个右派当得我思想不左了。”

孟驰北这个笔名起得太灵验了。1957年，他果然和甘愿跟着右派受苦的年轻妻子——复旦大学新闻系刚刚毕业的罗绿绿一起，驰向大西北了。

他要不起这么个笔名，不当右派，现在会是怎样呢？说不定在首都呢也难保，他叫“孟都”么！反正命运这玩艺儿信不信都可以，但巧合有时候真神，神得叫人想起来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苍天大地之间有谁在安排什么似的。比方说吧，全国各种文学奖一直在北京颁发，今年偶然改在南京，偏偏孟驰北榜上有名，旧地重游，登台领奖，总觉得像在重演什么性质完全不同而场合动作相似的事。

当年“探索者”集团的右派老友梅汝恺一语点醒孟驰北：“记得

吧？这就是咱们当年被批判的那座礼堂，那个讲台……记得吧？”

记得不记得孟驰北都不是南京人了，他这一去一来，中间已经有二十八载进疆的历史了。

四

这二十八年的光阴是怎么过来的？

右派们的经历这些年已经在小说、电影里描写得够多了，再写下去，就该让人讨厌了。何况右派也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右派和右派也不一样。孟驰北不是《天云山传奇》里的主人公，也不是“牧马人”，他的妻子罗绿绿最清楚，说他这个右派脾气还是那么大，和他的激情成正比。

这说得很对，脾气本来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激情。

罗绿绿是报社有名的贤妻，厨下常有耐心。但是做孟驰北的妻子毕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那蒙古人的血液里仿佛流动着液体炸药，说不定什么事儿，就会引爆，使这位善良之极的老头变成一只猛虎！

有一次烧饭，那火不通人意，屡点不着；不料却点着了在一旁观战的孟驰北的火，他一时性起，怒不可遏，不恨贤妻恨灶火，冲上去把锅举起来摔了，摔犹不解气，还连砸带踩一通……

这是一个天真的老头，天真时有如孩童；这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老头，当着右派也还是血气方刚。虽然他吃过的盐比孩子吃的饭多，走过的桥比青年走的路长，而且事实证明，他并不是那类像鸡一样没记性的糊涂老头，可他还是孩子的童心，青年的血气。

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经受了不少的磨难，但不是为了学会躲躲闪闪、嗫嗫嚅嚅地说假话，说套话，说应付别人的话，他不喜欢“韬晦之计”（虽然林彪喜欢），不欣赏像刘备那样假装种菜而胸藏取天下之谋；他讨厌宋江酒醉题诗望江楼的句子，什么“恰似猛虎

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些历史人物的哈哈镜前，照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孟驰北的影像，他喜欢项羽胜过刘邦，他爱失败的英雄而厌恶齷齪的胜利者；他赞扬曹操贬低刘备，他认为儒家的那一套腐蚀着我们民族的精神……

他一生荡荡不得志。不得志的人多了，关键在于他不“郁郁”。因为人们在“得志”上，有不同的理解。

有一件事，就是关系到“得志不得志”的，后来，这件事引出了孟驰北的一句未曾发表却不脛而走的名言。

说的是一位职务很高的干部，当年化名在额吉娜旗做抗日工作，就住在孟驰北家里，以他家为掩护，受其母照料，与其兄弟为战友；之后孟驰北的哥哥牺牲了，再之后分手天涯，杳无音讯了。“四人帮”粉碎后，孟驰北偶读《人民日报》“大地”增刊，有谢老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这个领导和他当年用过的化名，孟驰北大喜，原来这位同志现在正在新疆，便写了一封信，去认这位旧相识。

这又是他太天真的地方，你虽然无求于人，并不图报，却忘了今日非昨日，难记难忘并不相同。

数日后，一位秘书通过报社领导转达了那位首长的话：“有什么困难，叫他打个报告上来，我可以给他批几个钱。”

“得志”的人总以为别人找他不是图钱，即是谋利，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他接触的大都是这类人。但他忘了世间也还有一种人，就是是不是为了好处而来的，是为了寻找当年那个化名的人而来。可惜的是，那个用化名在额吉娜旗做地下工作的人已经消失了……

对此，孟驰北感慨了很久，默想之间无意说了一句话：“为什么人一当官，就要变成另外一种动物呢？”

这不是骂人，而是一个比喻。因为这句话的前提是，自己也是一种动物。

今年春天，这位领导同志在北京去世了，治丧委员会向远在乌鲁木齐的孟驰北发来一封讣告，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和一位名

叫孟驰北的记者有一段关系，看来这位老同志临终之际想起了他的化名……

想起来总比永远也想不起来要好一些。

五

不管“得志”的人想不想起来，生活都照样在每个人身边运行，而且对热爱生活的人光彩魅力丝毫不减，对已经退休了的孟驰北也毫不例外。

他可真忙！

他离休当了“坐家”，可是好些单位就像认名牌产品一样，认他这个名记者，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事了，派车请到他家门上，非要他写才舒服。

他没有当过讲师、教授，可是好多这“大”、那“大”愿意请他去讲课，青年人爱听他那一套，他没有成套的教材，没有背课本，但他有对许多事物深刻的理解，独到的认识，他有一颗像年轻人一样不倦求知的心，他有激情！他一讲课，就像一团火，把所有的人都点着了！

他的家成了文学沙龙、业大服务部、思想信息交流中心、不收钱的青年咖啡馆。这真难为了罗绿绿，在家当那么多客人的义务招待员，比当新闻记者忙得多！她至少应得双倍的工资才合理。可是孟驰北却像占了便宜那么得意，他说，用清凉马奶子、咖啡、冰镇绿豆汤、西瓜和香烟，不用出门就换来那么多新鲜的思想，那么多青春的活力，值得！便宜！

他和那么多青年人成了忘年交，青年记者、大学生、青年工人、青年作家，每月最后一天到他家聚会，约定俗成。他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经常“老夫聊发少年狂”；他向前倾斜着身躯静听他们目中无人地发表自己的新见解，脸上有时流露出小学生一样的贪婪、入

迷和羡慕。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忘了自己年近花甲了。

可是，难道和这样一群年轻人打交道，对一个老人是容易的吗？是轻而易举的吗？这些人和他的关系，不是失足青年和引导者的关系，也不是求知青年和启蒙老师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忘记了年龄和辈分的，在这个问题上你启发他，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启发你的朋友关系。虽然大家都还尊敬地称他为“孟老师”。但他知道，这里面有不少是他的“小老师”。

这不仅需要善良的慈父心肠，像理解自己的孩子一样理解他们；还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在八十年代崭新的知识结构撞击人的智慧面前正视自己用毕生时间积累建造起来的知识建筑——这建筑被他们证明需要翻修！而他们，不是被社会承认的有成就的人，而是一群和他儿子年龄差不多的孩子！

这不是要老命了吗？

你的书，你的声望，你的获奖，你的什么会员或理事，你的发表过的一大堆刊物，全都不是资本了，你引来的不是一群毕恭毕敬的崇拜者，而是一群——俯冲轰炸机！

要不然就像一只老鸵鸟那样，把头埋起来，不理他们，全当他们不存在，这样挺好，挺安全，一切都完好无损，哪怕旧一点，毕竟不是最旧的。

要不就放下架子，立地成佛，向下一辈人学习，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恐怕是痛苦的，尤其是对中国的老人，简直是伤天害理！

但是孟驰北有股子“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劲儿，这个“千金”不是钱，是说他对自己一生积累的知识的态度。他不怕散失了什么，他有否定自己的勇气。不满足于保存好一个完整的旧东西，他要全新的知识。

孟驰北毕竟是蒙古人，不愧是从这块土地上进入中亚细亚大陆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他真勇敢！这使他赢得了一大批晚辈朋友，同时赢得了一个新的自己！

他成了一个“最敢于接受新东西”的人。

这才使得从“快乐学院”毕业后骑自行车来新疆的、留着普希金式的卷鬓发、总是提一些刁钻古怪问题的李云帆防不住就出现在他家门口，倚在他家门框子上振振有词地背诵起“孟驰北语录”——

“孟老师教导我们说，单身汉有权在任何时候到任何人家里去吃饭！”

李云帆就是单身汉，而且现在肚子饿了，他来你家吃饭也引一段你的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吃得你心服口服。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即使在吃饭这样的小事也表现得“层次”不一样。

孟驰北喜欢李云帆来背诵他的“单身汉吃饭”格言。他说：“李云帆有一种本事，他能撞击你的思想，撞得你非思考不可！”

可是像孟驰北这样愿意接受“撞击”的人毕竟太少。李云帆有毅力骑一辆自行车从武汉到新疆，有决心从“快乐学院”自愿来乌鲁木齐，却不能被更多的人理解，这个具有出众才能的青年人仍然被周围的人视为留络腮胡子的怪物。正如另一个孟驰北家的小客人，南开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张新宇，她也够有意思的了，她作为《新疆日报》驻喀什记者走进地委大院的时候，是个什么风采呢？真要命！她头戴小花帽，牵着两条狗走进了庄严肃穆的地区最高领导机关，直弄得周围目瞪口呆！

结果，有人把她的两条爱犬给暗杀了。

再结果，报社强烈认为她有损了党报形象。

孟驰北说起这个小姑娘，简直赞不绝口。

他说：“这是一个眼睛里闪射着智慧之光的女孩子，很少有的。”这句话不是孟驰北的结论，而是伊文思。伊文思和这位中国女大学生谈话一个多小时之后，如此感慨道。

可惜仍然是不为人解。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中国知识分子难道永远就是这